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四八六

初月樓文鈔十卷 吳德旋撰

一

初月樓文續鈔八卷 吳德旋撰

九三

初月樓詩鈔四卷初月樓續詩鈔三卷 吳德旋撰

一七三

礪東詩鈔十卷 歐陽輅撰

二二一

念堂詩草五卷 崔旭撰

三〇一

含薰室文集五卷含薰室詩集二卷 吉鍾穎撰

三六七

青園詩草四卷附榆蔭山房詩存 玉書撰

四七五

紅蕉館詩鈔一卷紅蕉館詩鈔續一卷紅蕉館詩鈔續二卷附

朱廷相仍可軒詩鈔一卷 朱畹撰

五七一

初月樓
文鈔

道光癸未季夏惲彙昌篆



吾師吳仲倫先生以古文名天下幾三十年矣。先生喜在敘事文字簡嚴變化幾欲上接馬班承祚。多也而雜著及書序記之文猶自謂不逮震川望溪。蓋先生性不欲多上人故每自抑損如此。兆晉以先生所著聞見錄授梓因請并梓文集先生抑不許請至數四而後許焉。先生之文置之唐宋元明諸家中可伯仲於誰氏世固不乏知言之選能第而決之者矣。豈兆晉區區一人之私敢臆度為說哉。道光三年四月受業康兆晉謹序。

初月樓文鈔

初月樓文鈔目錄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卷第一

雜著二十一首

卷第二

書二十三首

卷第三

序十七首

卷第四

序二十六首

卷第五

序十六首 題辭八首

卷第六

記十三首

卷第七

傳二十六首

卷第八

述二首 行狀二首

卷第九

墓誌銘九首 墓表四首 墓版文一首 哀詞三首

祭文四首

卷第十

經義十四首

初月樓文鈔

目錄

二

初月樓文鈔卷一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校

雜著

學校貢舉論

古者國有學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序家有塾民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明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其爲士者師教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其所以養而成之者詳且備矣於是閭閻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考而勸之三年大比鄉大夫以賓興之禮舉之而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司馬辨論其材然後授之以官而詔之以祿其教之也備故才易成其核之也精故舉不濫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司百執事之人莫不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而鄉遂州黨之官旣以治民而爲之長及其教民也而又爲之師故能民氣和樂獄訟衰息禮樂興而刑罰措也嗚呼何其盛哉至於後世鄉校州序黨庠閭塾廢而不設民多出於游惰其號爲士者相與

爲記誦章句之末學幾以千天子之爵祿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置而不講郡縣中乃始建學立師置弟子員數百人而爲之師者又非必有德行道藝可爲師法故弟子或終歲未嘗一見其師而師亦未嘗一教其弟子卽有考課之法定其優劣又不過以繡繪雕琢之詞章由是而舉於鄉而貢於禮部而策名於吏部率未嘗一考其德行道藝之何如而遂委之以臨民之任夫上之所期於士大夫者莫不欲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也而上之所以第而舉之者徒以繡繪雕琢之詞章則士之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固無由以進之於上而上之所舉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蓋亦鮮矣夫士以其記誦章句之末學修之於家而以其繡繪雕琢之詞章獻之於天子之庭不知於治天下之道何所補也然則鄉校州序黨庠閭塾之設與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與鄉舉里選之法蓋可以不以復乎哉

讀荀子

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惡曰人之性善者從其上者而言之也曰人之性惡者從其下者而言之也其所從言之雖異其所以救世之心一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意主乎勸勸故人樂於從荀子曰堯舜偽也桀紂

性也學則爲堯舜不學則爲桀紂矣其意主乎戒戒故人知所懼周之末異端並興刑名法術縱橫家言盈天下荀子明王道述孔氏與孟子同而後之儒者竄以其性惡之一言摘之使不得爲聖人之徒亦不諒其心矣然則性惡之說將不得爲荀子過與曰否荀子之言過也君子原其情故不以其過過之也且非聖人而言無過者吾未之見也

讀蘇洵春秋論

洵之論春秋也其詞則美矣其論則未篤也魯諸侯之國也而曰以天子之權與之是與其僭也子曰魯之郊禘非

初月樓文鈔

卷十

三

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僭不以周公之後寬之也然則賞罰之權將無所寄乎曰賞罰者天子之事褒貶者史官之權也天下有道天子之賞罰行於列國史之職記言記動而已無所事於褒貶也天下無道天子失其權卽史得以褒貶代賞罰周室東遷王者之賞罰不行而史官復不能舉其職民其焚焚餘二百年夫子興於魯而次春秋益損其辭以制義法使王者賞罰之理復明於世賊臣篡子有所忌而不得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言身非史官乃取其職而任之也後儒以爲假南面之權者既失其旨而復有爲黜周王魯之說其益未達於

理歟

封文王問

或問曰文王受命稱王信乎曰信文王僭乎曰非僭也何以明之曰吾於堯與桀之事明之昔者帝嚳崩子桀嗣立封弟堯爲唐侯其後諸侯尊堯爲天子堯遂卽天子位泰然不以自疑未間後之人有議堯爲僭者也當文王與紂之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其負固不服者五十國皆與紂同惡者也六州之人民尊文王爲天子文王於是卽天子位遂稱受命夫孰得而議其僭哉問者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夫子之言也

初月樓文鈔

卷十

四

使文王而受命稱王者夫子何爲有是言乎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未稱王時事也文王未稱王則紂君也文王臣也及文王受命稱王斯不以紂爲君矣文王地大於紂猶以紂爲君而事之此聖人之盛德也其不以紂爲君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夫子之言舉文王之最盛者言之也由今考之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夫以文王之德遲之數年必能治於天下紂惡不悛則辟其罪而誅之無可疑者武王雖德不及文王而伐紂之舉應天順人固繼文王之志者也夫聖人雖無利天下之心而亦不敢有違於天命人之所歸卽天之所命也故曰天下歸往謂之王

是故諸侯廢摯而尊堯卽堯爲天子矣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卽舜爲天子矣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卽禹爲天子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夫文王亦猶行堯舜禹之事而已稱王不亦宜乎孟子勸齊梁之君以行王政而意常主於師文王命世大儒之見豈不偉哉

詰袁子

先學士公諱中行當明神宗朝劾輔臣張居正父死奪情事具明史而

本朝錢塘袁枚著論以非之予因孔叢子有詰墨篇放之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五

而作詰袁子袁子之論曰公居正門下士也居正奪情非禮公之劾居正尤非禮德旋曰甚矣袁子之言害道之大者也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天下之公義也公雖居正門下士安得以一人之私情廢天下之公義哉昔宋王昶因韓絳薦舉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與之評議絳終得罪歐陽永叔稱爲徇公滅私之臣誠如袁子之論則人臣皆當牽顧私恩而朝廷之上不復有直言之士矣袁子曰史稱居正相神宗二十餘年海內充實四夷賓服有霍子孟李文饒之風公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居正爲賢者諱過而劾之是好名也德旋曰然然則趙用賢艾穆沈思孝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六

鄒元標此四君子皆好名者耶當時廷臣之交章乞留者皆愛國者耶喪士氣而開諂諛之門必自此言矣且爲賢者諱此爲後世史官紀事者言之也賢者功十而過一諱其過所以勸善而當其時則不宜爲之諱也傳曰古之君子其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仲由喜聞過令聞無窮焉若當其時而爲之諱是使賢者不得聞其過也其可耶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其美可哉袁子曰公以副封白居正居正驚問疏上否是有悔過掩覆之思也使公私執門生之誼造膝婉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求去位德旋曰不然居正之視相位必不可一日而去百世下如見其心使居正見疏後疾避位引咎以去豈不身名俱泰而師弟並榮哉乃計不出此而以剛愎之性倒行而逆施之則其視相位固不可一日而去也卽造膝婉婉陳庸有愈乎袁子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公之官編修也非御史也無言責是亦不可以已乎德旋曰古之時未嘗專設言官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瞍典史獻書師箴瞽瞍賦矇誦近臣盡規親戚補察凡有位於朝者奚而不言也況翰林職居禁近爲天子侍從之臣位不可謂卑如曰我無言職也而不言設不官御史將終其身立於人之不朝而一無所建白與億何其謬

也袁子名能文章其文集頗行於世恐耳食者從而附和之亦人心之憂也予故詳載其說辭而闕之俾後之君子有所據以爲質焉

文喻

文惡乎成曰成於法法有定乎曰神於法者變其有至變也而未嘗變也今夫天吾不知其始於何時也由今而溯之五帝之前結繩之代其生人也不可爲量數其相似者則少矣然而耳目口鼻手足全而具焉謂之成人無古今一也今夫水之大者河海風濤之相擊也怒而奔一日千里其小者爲浦澤乃演漾而渟蓄焉其勢極不可爲縣衡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七

突然其折而流也必東無小大一也天與水其神於法者與今使有二人者奕其一能者其一不能者不能者雖盡思極慮無以隘夫能者也其能者則不慮而隘之矣此無他法備而神巧生焉無法者詘於知也夫君子之於文亦若是則已矣

交難

予之從甥曰邵汝琮其爲人也廉潔而有守與之語則曰古之人如何予之友曰于竹初其爲人也質直而好義與之語則曰古之人如何二子者非有祿位於朝非有顯名於當世然吾目之所接語天下之善士必歸之今夫直道

之行於古也是而非非士之爲善於家者上之人得知而舉之也今之稱人者吾惑之曰某也賢某也賢皆世之達人顯者也無位之士不聞焉斯其所謂賢者而果足信也耶予嘗道汝琮於竹初竹初不予疑也道竹初於汝琮汝琮不余疑也已而二子者日相見也淡乎其相遺漠乎其不相親也蓋遲之一載而後爲友焉二子者交相愛也相勸也相規也然則余之言其果足信耶其抑有異乎今之稱人之賢者耶夫以二子之賢而予爲之先容也而其不苟合也如此甚矣夫交之貴難也作交難

醫說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八

醫術也術莫大於醫而世之爲醫者小之則未明乎醫之道也醫之爲道順陰陽而達五行辨五味察五色別五聲決人生死不失一若是者誠難也而世之爲醫者易之此其所以小也昔者黃帝之治天下也順天之道因民之生而無客私焉故天下不勞而治夫神於醫者亦猶是矣且夫陰陽之氣不和在天則生災異在人則生疾病醫者之治病也必先審其害之所起不審其害之所起則無以施其用也又必窮其害之所至不窮其害之所至則無以收其效也是故博而習之所以致其知也變而通之所以盡其利也道如是足矣邵汝琮學爲醫能明其理作醫說

以貽之

原食

天地之生人也必有以給之唐虞三代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業生養休息千有餘年而人無饑寒之患今之論者咸以爲承平久而生齒日繁天之所生地之所出不足以給人之用是不考其實而失天地所以生斯人之心也夫三代井田之制畧見於載籍而其詳已不可得聞至如晉太康時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唐武德中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田十畝寡妻妾三十畝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九

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史冊具在班班可考然猶以爲承三國亡隨之後土廣而人稀非累世相承民生不見兵革之比乃若漢平帝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七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則自高帝誅秦滅項與民休息重之以文景之恭儉愛人雖更武帝聚斂征伐之耗而昭宣元成世並稱小康故元始民戶數爲漢之極盛而考其田穀所出未嘗不足以供人之食然則民之嗷嗷若救死而不贖者毋亦山林藪澤之地之猶有遺利也逐末者多而游惰之民不盡歸農也俗競

於奢而嫁娶喪祭服食之度漫無品節也崇本而抑末獎其勤而警其惰示之以儉而革其靡則食無患於不足矣是良有司之責也

讀中說

予前在京師與張皋文同習爲文凡皋文論文之旨無不與予合者皋文不喜中說而予獨好之惟此爲異昔歐陽永叔謂子雲仲淹勉焉以模言語此乃道不足而強言子以爲子雲艱深其詞蘇子瞻以雕蟲貶之亦未爲大過仲淹之言雖若淺易而詞旨端粹其氣藹然若春風之被物使人游焉而不知何以鼓之舞之不能自己也皋文好古

初月樓文鈔

卷一

而篤於詞者顧其持論往往與子雲而不取仲淹其猶不免文士之見歟然予之好中說乃兼好其文各肖其中之所有仲淹之爲聖人之徒也無疑焉嘉慶丁丑三月十日書

書抱朴子後一

葛洪生於衰晉之世閭時俗之流蕩疾貪邪之競進故所著書辭賤祿利尙高節匡世謬貴繩檢其說美矣顧乃列之外篇而內篇專論黃白變化之術內其所當外其所當內何若斯之舛也夫神仙之事周秦西漢間海上燕齊怪迂方士遙相祖述以爲神奇而其後山林全隱之徒清

虛好道者亦往往假其術以自藏則如魏伯陽參同契之說猶有可頗采者今日大藥成而白日冲舉壽與天地長久則曷若朝聞道而夕死之爲愈哉

書抱朴子後二

聞之桐城姚刑部云抱朴子外篇依於儒家言多足取其內篇絕鄙誕可笑以洪之爲人核之言不宜有是殆後世黃冠師僞爲之託名洪耶世傳洪家藏劉歆書與班固漢書合刺其遺爲西京雜記江左人謂是吳均依託爲之信觀此足知洪書之多僞託矣夫士憤志求先聖道思著書以傳於後然其無間焉甚衆而誕者之爲反得不廢何耶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七

書柳子厚文集

靈皋方氏論退之永叔諸家之文當矣而深致貶於子厚爲失中子厚遭貶謫後文格較前進數倍其所與諸故人書惻愴嗚咽雖不足與司馬子長爭雄固是楊子幼之亞而靈皋以稽叔夜方之非知言之選也辯列子以下諸篇雖使子長爲之殆無以過班彪固父子所不能及記柳永諸山水及他雜文時出入屈原莊周崔蔡固不足多酈道元之徒又寧足道耶子厚文士之傑其所論著雖不概於儒者道然亦往往有合者而詞特妍妙足以使人愛玩樂之忘疲蘇子瞻之於文事可謂能盡其才矣而晚歲於子

厚集有偏嗜後之人可以思其故也詎得謂子厚非韓歐也而遽少之哉

書柳仲塗文集

宋柳開仲塗慕唐韓柳氏爲文尤高自許其所敬於書二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於詩正大雅商周頌餘若無難爲者今觀其文殊未爲盡善而歐陽永叔亦嘗推之永叔文於仲塗絕出奚啻倍蓰推之宜非實豈以當五季文敝後如仲塗固已巍然出其類耶宋文至慶歷元祐間極盛矣然進而儕之秦漢猶有間焉況商周乎詩書聖人所錄學者非敢望也精求其義而已而曰我能爲之可乎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三

書大雲山房文稿一

吾觀竺乾氏之書恣睢弄悍無所顧畏直而不撓前而不卻文之傑然者也惲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舉無與比然欲進而儕於詩書作者之列則闕乎優柔澹遠溫純之美其高者乃幾及於鼂家令之爲焉鼂家令以刻覈之資治申商之學非必專意爲文也子居專意爲文而適焉鼂家令之似則固其性之所近而非盡由於學非其性之所近而強學之鮮有不敗矣余謂漢人之文可師法者無過劉子政子政文端慈淵懿足以徵君子之所養學之雖不成不失爲謹厚士無險厲佻薄

之習其成者在宋爲曾子固在明爲歸熙甫在我

朝爲姚姬傳皆絕異乎子居之爲之者也其與子居爲孰勝乎非蒙之所能定也世有推高子居謂其文直與韓退之並之人也固異乎榮古虐今者之識歟而其於退之亦游其藩而已其交與則未之覩也

書大雲山房文稿二

子居與湯編修書文甚工論臯文語甚當夫臯文世所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也然臯文其始以漢人之學爲賢於宋猶不免於隨時俗之好以就名後既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則爲時無幾而其說之存於著述者不少概見焉

初月樓文鈔

卷一

呼天不欲使斯道大章顯於世耶胡奪斯人之酷也然而世之溺於功利辭章之習久矣臯文卽幸而獲永其年大聲疾呼以震發一時之聾瞶人之羣焉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未必如其始之爲漢學時子居之論臯文當矣而子居好已勝而自多其能其才愈高而言乎質之近道則臯文爲愈於子居臯文之稱子居也曰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子居信皆有之其狷而至於矜也似隘其狂而入於肆也似不恭夫隘與不恭非夷惠之病學夷惠者之病也子居兩似之而自喜益甚故卒遠於中行雖然以子居之才而循循乎先聖賢之規矩繩

墨則橫渠康節之儔也豈直爲文士已哉

讀呂氏春秋

先王之世士之處於庠序者無異學其有智能才藝無不舉而揚之周之季也士不出於庠序而各以其所樂爲學挾所有以待世而困於無資藉以施其用則戚思著書以自見於是百家之言紛紛藉藉而起夫呂不韋非端人也然身爲秦相能招致賓客好文詞一時才智之士利其精養固勸趨之矣卽畧法先王頌言儒效者憤於已之不得遇有人焉能材吾之所長而且爲籍之且爲布之亦何爲不以爲主而歸之耶呂氏之書固多出於道家言而中有精語格論雖儒之慙者不能過吾意七十子後散處諸侯之國者其畢集於呂氏乎使以其言施於治秦其有不長世哉而不韋固非其人也

書果堂集

予往於陸中丞明夫切問齋文鈔讀吳江沈徵士冠雲保甲論而善之爲書而藏之篋行後觀青浦王侍郎述菴文集言少時嘗從冠雲問古文法因思盡得其遺書讀之道光二年春假館無錫薛畫水司馬臨湖之衙齋見架上冠雲所著果堂集及羣經小疏意洒然如新獲良友焉冠雲少時以長洲何學士義門爲本師年二十五從儀封張

尚書伯行講求洛閩之學既應博學鴻詞徵至京師復與相城方侍郎靈臯相淬厲摩切故其文格端謹無譁浮侈之習長洲沈尚書確士謂可與歸熙甫代興元和惠徵士定宇稱其爲文神似昌黎皆不免譽之或過然如禮記問義篇後記能使爲人子者讀之愀然而悲瞿然而思卽不必詞之極於工而自足以不朽惟其當乎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而況其爲言之有文者與冠雲於時之言古文者推方靈臯沈師閔靈臯論文以左氏司馬氏之義法爲標準師閔則舉韓退之之文以明示著作之軌範謂左史法微退之法顯有志乎古者所宜以是爲先務故嘗取其文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主

而論述之然靈臯久負重名故至今家有其書而師閔則無人焉道之者豈其老死深巖窮谷中惟求有以自盡而不欲人知之耶抑當時固有文名士大夫間而未及百年姓氏已若將民歿不知其所講明退之之法果有異於人耶否耶而世之滅裂古法肆意以爲文者往往使人歎羨以爲不可幾及其故何也

書蒿菴集

濟陽張稷若先生遠於三禮之學爲顧亭林所推而篤志力行守朱子家法信乎以經師而兼人師者也中庸論上篇謂中庸云者黃禮之極辭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其

言至精至當無以易矣下篇謂孟子之於齊梁一如孔子之於魯欲因以興文武之道於周則不敢信以爲然七國兵爭民生之困已極而周室之弱勢不可以復振當此之時有能拯民水火之中行仁義而爲政於天下者斯則文武在天之靈固欲舉天下而授之矣而豈必以改步爲嫌耶明乎此而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與夫傳賢傳子之說無不可以觀其會通而聖人公天下之心誠無所用其委曲遷就硜硜守經之士恐未足以語此至其所爲釋迦院記作佛語世儒頗病其未純吾觀稷若此文在彼教中誠爲最得上乘義學佛之徒果能以是爲修持之則不猶愈於服習聖賢之書而惟以計功謀利爲心者耶

初月樓文鈔

卷一

主

書曹曉亭詩卷

右古近體詩一卷長洲布衣曹曉亭之作也曉亭家故貧而少失學年二十餘尙混跡傭保間後迺自知讀書遂以經教授鄉里學不爲舉子業惟詩歌是耽至爲同輩所管轄而治之益力曉亭性機野足跡不接乎貴人之門故世無有知之者惟仁和宋助教左彝見而奇之頗爲延譽吳人乃稍稍知曉亭能詩左彝之推曉亭也謂其詩得晉宋之遺以予觀之信左彝非妄歎者矣方曉亭之從事於詩也獨唱而無和妻孥皆竊笑之然曉亭不因以自沮而終

克底於有成可不謂志士乎哉夫左彛交遊滿天下乃能於寂寞中求真士焉嗚呼其識過人遠矣

書王楊甫文集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爲嶺南節度使卿大夫相率爲詩送之韓退之作序言權功德可稱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傲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舊唐書權傳云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爲鎮有中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宋洪景廬謂權乃貪邪之人而退之以爲仁者何耶予以爲退之與權同朝必能窺其隱而故爲此言以諷之耳退之初月樓文鈔卷一

稱樊紹述文爲文從字順今紹述之文傳於世者極艱澁不可讀或疑紹述文從字順之作皆已亡逸是大不然當時文士固有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之說則知退之之故爲反言以譏之者矣也近姚荆部惜抱軒文集中有與王楊甫書云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爲得其傳矣或者疑其言之過當予謂楊甫文未嘗無佳者而與熙甫無一毫似荆部之言用意與退之稱樊紹述者畧相類後人觀楊甫文則自知之矣

初月樓文鈔卷二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校

書

與張介軒書

介軒足下自來京師窮困益甚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此大賢君子之事非德旋所能及然亦不敢不勉聞之君子之學以爲己也富貴貧賤則天而已天欲富貴之人雖欲貧賤之而有不能也天欲貧賤之人雖欲富貴之而有不能也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德旋近日知好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文時時讀之覺有所得前時所爲古文今悉已焚棄俟他日更爲之當可觀且夫古之人不得志於時則思著書以傳於後及其學之既成雖易以萬乘之卿相而不顧也況肯舍之爲無益之求哉夫以德旋之有足下寧猶有不知者而言之如此亦信足下知其志之非妄也不宣德旋頓首

答從甥邵汝珩書

往年所作壽序一篇勉應足下之請本不足以言文來書過承推許不敢當不敢當若云得有力者振之當聲價十倍則與予私心甚不相台余生平願學昌黎而於三上宰

相書微有不足之之意在昌黎汲汲以行道濟時爲務或不嫌於自進若自審無冒黎之學而徒役役於貴人之門曰我將以行道也豈不愚而詐矣哉故余自入都以來公卿大夫之門未嘗敢以文謁也卽有二三端人正士其識足以知之則其力又不足以振之者也如彼有力足以振之者其識恐未足以知之也昌黎有云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也然予旣以知之而好之而樂之用不用豈所計哉足下治經之暇富兼讀史用世之學吾於足下焉是望願益勉之

與張臯文論文質第一書

昨過足下讀所著文質論一首議論筆力與明允相上下矯矯乎振時之傑也雖然僕竊有疑焉忠信之謂質而簡畧非質禮樂之謂文而度靡非文文與質必相爲用然後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商尙質周尙文尙之云者猶言意之所貴焉耳非謂文質有偏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使商之質勝於其文周之文勝於其質何以見聖人治天下之大用哉故夫文質有偏重者皆其叔季之世之爲之也周末文勝時人求禮樂於玉帛鐘鼓而不知探其本故夫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以先進視後進則後進爲文先進爲質矣而其質夫子

所稱先進乃文質彬彬之君子也此可以明尙質尙文之說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三代之後禮樂不興教化不行其病在於未始有文逮至老佛之徒出去其君臣棄其父子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天下之人樂其說之誕而從之則并不知有質矣足下徒知老佛之以其術愚民而民之樂爲從也曰此足以見民之惡文而欲反之質也其信然與其不然與足下之言雖未盡執于理而文自卓卓可傳如曰吾之文將以明道也有一言焉不衷於道則文寧不傳則非僕之所敢知也足下之才與學僕所望而不及者抑心所謂疑不敢不告也書此以問足下并質之子居其必有以教我幸賜裁答不宣德旋頓首

與張臯文論文質第二書

臯文足下僕見足下前所著文質論詞旨深遠猝難以明輒敢疏其所疑以相質欲因以暢引足下未發之旨蒙賜答書所以教僕者甚詳而至僕學淺識卑卽欲有言以益足下譬猶挹勺水而注之河其不足當有無之數也明矣懷不能已復有所陳伏賜覽觀焉足下之論大旨以爲禮樂者道之器文質者禮樂之情範其過中不及而一於道所以教士視其將入者而防之視其旣敎者而矯之所以

爲民故其勢不得不偏重大聖人之教人也以身先之故不令而行未有岐敎士與民而二之也如岐敎士與民而二之吾不知聖人之所以自爲者奚若也從其敎士者耶則是未嘗偏重也從其爲民者耶則是聖人乃自處於過中與不及也而豈其然哉又云偏重而既至其平則聖人又將有變焉不幸而無聖人則其重遂日積而不可止此又僕之所大惑者也夫既至於平是一於道一於道是胥天下而爲文質彬彬之君子矣謂非聖人之所大願乎哉曷爲乎又將有變焉也在足下之意固以爲視其將入者而防之也然試思商周得天下之初其時文質果已至於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四

平而聖人從而變之與抑不免於偏重之爲之患者與僕云忠信之謂質禮樂之謂文而足下非之在僕則固自有說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孟子以事親從兄爲仁義之實而言禮樂則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僕之爲此言未嘗鑿於孔孟之旨也先進之於禮樂以忠信爲主而禮樂輔之以行故文質得其中後進之於禮樂則徒襲其虛文而無有忠信以爲之主故不可從也足下又何疑於先進後進之於文質哉且尙文尙質云者聖王當日不過流示之意焉耳豈嘗默然自號於人曰我尙文乎尙質乎夏商之政其

詳不可得而考矣至於周則周禮儀禮其書具在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夫以夫子之聖而曰從周則非從其勝質之文可知也吾以是知非周之偏於文也周非偏於文吾又以知商之非偏於質也蓋質者百世不可變若夫文則因其時以斟酌損益之而使之稱於質斯已矣足下無泥於一質一文之說也君子之立論也定一意焉以爲之主雖百變而不離其宗而要之在使人可信足下之意大要以周之衰民敝於文自周以來天下之勢未嘗一日不欲反於質特無聖人以善其後故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夫老佛之道

初月樓文鈔

卷二

五

矯於文而喪其質者也矯於文而喪其質者之足以爲天下害也如是而足下猶云矯枉者必過其直毋乃強焉以日給禦人而自忘其說之頗乎足下云吾之所謂反質者固將從興禮樂始由足下之論言之如此則甚似而幾矣然反質云者對民之敝於文而言也後世之民既相與自去其文尙何反之足云乎且夫君臣父子固不可卽以爲質而舍君臣父子則又別無所以爲質質之不存文將焉附也質先而文後此自古聖人不易之定說也佛老去君臣棄父子尙得謂存其質者耶吾之以民之從佛老爲不知有質者其說如此而曷嘗與禮樂爲文質耶僕於道茫

乎未有得者足下望僕講求其非以趨所是僕故不敢自
退伏願詳察而審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不宜德
旋頓首

與惲子居書

子居先生足下伏維比日政履綏和侍奉堂上安吉欣慰
欣慰德旋自臯文南還後益落莫無所向近與族子子方
同主西華門外李員外家惟朝夕以誦讀爲事時之人未
有能知德旋者德旋亦不願人知也竊嘗以古之賢人雖
交滿天下其號爲知己者不過數人然得此數人者知之
愈於羣天下之人知之也今使羣天下之人知有德旋而
初月樓文鈔 卷二

卷二

本

足下及臯文者乃反鄙夷而不屑適則雖羣天下之人知
之如未嘗有知之者也今德旋幸爲足下及臯文所知矣
雖時之人未有能知德旋者德旋固以爲愈於羣天下之
人知之也足下前在京時以孟韓之學爲已任及今從政
務益推而大之斯德旋之見知於足下其爲幸愈不淺德
旋雖不敢自謂於古有得但心竊志之久矣古之道不譽
人以求悅已故政進其說如此也足下其亦詳察之不宜
德旋頓首

上百菊溪先生書

某月日吳德旋謹奉書再拜言奉天府大丞菊溪先生閣

下往年德旋假館坦園侍御家側聞閣下好善而忘已樂
推引後進之士因竊自念生平所得不後於人宜可以辱
閣下之知者然不介而見古人恥之是用不敢執費以求
進見於左右其後閣下來侍御家適相值因得望閣下之
光輝聆閣下之言論身處卿大夫之位而與卑賤士相推
讓若等夷然抑抑乎得降階之道雖德旋固以爲閣下今
之古君子也古之君子其與人也不妄與必見其所可與
者其棄人也不輕棄必見其所可棄者德旋自幸爲閣下
之所與而竊喜其學之果將有成也李翺感知己賦序有
云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不知譽而
不能深則如不譽深而不能久則如不深久而不能終則
如不久閣下始見德旋所爲詩以爲不達於古乃敢益進
其所有而閣下譽之不容口語人曰吳德旋今之韓愈孟
郊也是不惟譽之而已抑可謂深之極至者也德旋之詩
實下古文遠甚而閣下猶譽之之深如是豈於其所爲古
文而見之而不知知而不譽譽而不深耶然而不久抑不
終者何耶毋乃兄其外而未見其內也德旋之從事於古
文而篤好之也不惟其詞之異於今之謂亦將因以有得
於道焉耳守其道不肯自貶以求合於世此德旋之所以
志也閣下自始識德旋以來至於今亦嘗見德旋有求於